

少年遊

鄧文儀

(本文另有圖照刊77頁)

自幼憧憬旅遊生活

我在很小的時候，因為家裏貧窮，無錢讀書，小學中學，都沒有讀完。祖父想我大了，作一個厘金局稅吏，養活一家。父母想我中學畢業作一個小學教員，供養老幼。學校的教師，却勉勵我離鄉別井，出外謀生。大丈夫當志在四方，不可株守一隅，或效班超投筆從戎，或學梁山好漢，劫富濟貧。我經過很長期的考慮，決定要離開家鄉，向外發展。讀書要讀到大學畢業，而且要去國外留學。作事首先是投筆從戎，當一個士兵，做半工半讀的勞苦工作，等到了有積蓄，再去讀書成爲一個教授和學者，這是我十幾歲時候的想念，那時我就立定了一個志願。想作一個旅行家，遊歷世界。

一個年輕的小孩子，沒有親戚朋友的扶助，家裏貧窮，常常沒有隔宿之糧，親友都一樣貧苦，借貸也無門路。我在這種環境與家境之下，加以國家又沒有統一，到處兵慌馬亂，我雖然有作旅行家，要旅行世界的壯志宏願，但是從那裏開始呢？

我在小學讀書的時候，學校附近有一個王仙洞，俗傳：「王子去求仙，丹成上九天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」的王子，就在這個洞裏修過仙。我曾進去遊歷過好多次，在幾處高岩巨石之下，有一大地洞，洞中可容數百人，深入有水，水邊有石船，傳說水流可至數十里以外的淞江。

這是第一次引起我對自然、山水、神仙的思念，又在我們家鄉附近，有一座山名大屏山，山爲武嶺支脈，地在湖南江西之間，傳說明太祖朱元璋幼年當和尚的時候，曾到過這個山上。這種神話式的傳說，多麼引人入勝呢！我對山水和人物的關係，以及想去遊歷的思想，在十歲左右就很深刻了。因為我的家鄉是在湖南醴陵，江水碧綠，山色葱翠，真可說得上是山明水秀。一個出生在山好水好地方的孩子，那能不愛山水呢？遊山玩水，尋師訪友，要作一個旅行家的志願，就是這樣起始的。

年荒世亂少小離家

記得那時正是我讀國民學校高小一年級的時候，年齡才十二歲，因為年荒世亂，家中既被盜竊，又遭水災，弄到一貧如洗，實在沒有餘資讓我繼續讀書，而且需要我馬上作事，賺錢養家，我經由一個親戚的介紹，到江西萍鄉南邊離家二百里地的一個大山名叫白州山中，爲一家手工業小規模的鍊鐵工廠作經理，我由於父母的要求和鼓勵，也不量力度德，就答應去試試，看能不能夠勝任？講好工錢每月是大洋一元。

我就是這樣小小年紀，離家遠行的。我和那親戚同往工作地，一連走了三天的山路，每天都是走六十多里，經過一天半的深山叢林，終於到了白州山，那個小鐵礦廠的所在地。礦廠的職工不到二十人，臨時僱用挑運鐵礦石頭來廠熔鍊的

，常在五十人以上。我的職責是管理廠中銀錢帳目，及秤量礦石，我在那裏工作了八個月，有閒空的時候，就隨着工人到附近森林遊玩或到採礦石的地方參觀。山中竹木茂密，我分不清方向，因爲山中有老虎豺狼等猛獸，常常半夜發出吼聲，使我不敢深入森林，或走得遠遠。我在這深山的礦區稍久，便覺得非常不安和苦悶，我常常自己問自己：難道我就這樣一輩子過下去嗎？好像我的祖父一樣，一輩子都給別人作管帳先生嗎？我天天盤算着要離開那裏，我要在冬天未過去的時候，趕回家中，好在翌年春季始業時，繼續到學校讀書。最後我得到了礦廠的同意，他們一共給了我薪金十元錢，內中兩元作爲紅利，我用這些錢的一半，才繼續完成我在國民小學的學業。

歡喜閱讀各種遊記

我在國民小學及中學的時候，很喜歡看小說，尤其是遊記。國民小學的校長是一個姓王名霸的保定軍官學生，他很不得志，但又很有一點野心。他每天晚上，都不讓我們自習，常由他自己親自給我們講演水滸傳，把梁山上面一百零八名的好漢，講得活形活現，我們幾十個高年級的學生，都很喜歡聽那些好漢們的呼朋引類，東奔西逃，替天行道，劫富濟貧的精神和奮鬥事實，以及忠義堂上，別號及時雨的宋江發縱指揮的精神，在今日這個不平的世界裏，似乎還有可以借鑒及發揮的地方，這很激勵我不受環境束縛，離鄉

別井，出外旅行的志氣。

我很喜歡看西遊記，這是我國一部最大的神怪小說，其中記述孫悟空跟着唐僧玄奘到西天（按我國古時佛教徒稱印度叫西天）去取經，雖然這部書寫得神怪陸離，莫測高深，但他們這種壯志苦行，冒險犯難，愈挫愈奮，百折不回，不達目的不止的精神，實在令人欽敬，我真想步他們的後塵，旅行世界。固然我不信神佛，我不去取經，但西方文明比東方文明，有些地方或者要進步些？很值得我們觀摩借鑒。我在中學的時候，似乎就已存着這種抱負。

徐霞客的遊記，及其他很多有關遊歷的書籍，祇要我能買到借到，我都喜歡找來細讀，並想將來找機會去實際遊歷。我對一位在中學時代的地理教員，先後教書三十年的楊筱園先生，印象最深，他給我們教授地理，除了講解繪圖以外，更多方引證譬喻，令人神往。我不僅對中國地理用心學習，就對世界地理，也心領神會。我記得他給我們講意大利的維蘇維亞火山的噴火，君士但丁堡海峽，在軍事上的重要等等，那時我就已想念到將來，這些地方我都要親去旅行觀看。幼而學，壯而行，這是應該的。於今相隔五十年了，我讀的遊記與地理，大部都已去旅行過一次，我每到一個地方，就回想起讀書時候的情景，這使人有說不出的快樂。

當我在中學畢業，到廣東去當兵的時候，我的英文已能勉強看書，我對於天方夜譚，特別有興趣，後來又看過英文原本的亞洲遊記和歐洲遊記，雖然我不一定完全懂得，但我對於前人好遊，及古人秉燭夜遊的記錄，實在深銘五內，願意暢遊世界，俾對所讀遊記，能够實地溫故而知新。

遊山玩水尋師訪友

旅行家的目的，就是旅行遊覽。旅行的具體

內容，自然以遊山玩水，尋師訪友為主旨。如何能在旅行中把思想、山水、人物綜合在一起，同時得到實證、解答和欣賞，使旅行達到最高最圓滿的境界，這是我追求的目標。我是一國貧苦出身的人，我不要良田美宅，金銀財寶，一個人有了錢，買了田地，作了守財奴，他就會安土重遷，不能繼續作長遠的旅行。我也不貪功名富貴，因為官僚、政客、勢利場所中的虛偽做作，勾心鬥角，最易令人生陷入奴辱與痛苦的深淵。抗戰前後有人常說：「無官一身輕，無錢一身輕」。這兩句話很有哲理，要官要錢的人，一心要去縱橫捭闔，取巧鑽營，就不能作旅行家，也沒有工夫和心情去旅行。因為勢利眼是看不見好山好水的。吹、拍、騙的人，也談不上尊師重道，珍貴友情。我的直覺和我的經驗告訴我，最好是能作一個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」的人，山水之樂，何等自然，真實呀！我們要作人，就要好學力行並重，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並要學不厭，誨不倦。美國哲學家梭羅說：「人過四十，朋友漸少，友情隨之減少；友情減少，生趣也就隨之減少」。那是真的。在這個革命戰爭的世界裏，真正的友情是很稀少的，人生難得幾個知己的朋友，我們那能不苦心苦行，到處去尋訪呢？這是我把遊山玩水，尋師訪友，作為我旅行的主要內容的一些意見。

「遊盡天下名山大川，認識世界當代人物」；「讀十萬卷書，行百萬里路」。這樣遠大的目標，怎樣能够達到呢？這需要多少力量，時間和金錢呢？這是我在想作一個旅行家的時候常發生的一個問題。我把我一生的力量都用出來；我把我的時間，都用上；我到處交結朋友，訓練學生，祇要有地方住，有飯吃，有一點交通費用，就可以到處旅行了。我差不多已經旅行將近三十年，所有的困難，都克服了。我希望今後的旅行，更加有計劃，更加充實其內容。不浪費時間

力量和費用。戰爭使得我們終年遷徙流離，真是非常難過，抗戰時期，重慶中央大學某教授過年的門聯語，很有意思：

年年難過年過

處處無家處處家

祇要你不畏難苟安，而且能够冒險犯難，一切困難，都可克服，一切危險，也可平安過去。

旅行家的條件很多，我雖沒有十分具備，但已具備了大部份，不論遊山玩水，尋師訪友，都要有下面七個基本條件：

- 第一、要身體健壯，精神飽滿；
- 第二、要不怕辛苦，不畏疲勞；
- 第三、要樂觀，達觀，勇敢進取；
- 第四、要輕財好義，尋師訪友；
- 第五、要能爬高山，能涉深水；
- 第六、要不怕冷，不怕熱，不怕饑渴；
- 第七、要忍人之所不能忍，耐人之所不能耐。

這些條件是不可少的。至於怎樣把握旅行的時間，旅行的機會，怎樣籌劃旅費，準備旅行計劃，都是很重要的，我對於此道頗為熟習。最要緊的，還是要有旅行的精神，為着旅行，為着遊山玩水，應有不惜犧牲一切，甚至犧牲生命的精神。世界上最美的山水和風景，最好的師友和人物，都不是輕易就可見到或發現的。一定要有踏破鐵鞋不在乎的精神，才可得到。假如你不肯早起，你怎樣可以看到日出的奇景？同樣的理由，你不肯旅行世界，你怎能看到世界的真面目？

辭別故里長途遠征

當我在中學快要畢業的時候，因為家裏貧窮，祖父母與父母親，都因為家務瑣事忙不過來，家中兩個弟弟，兩個妹妹，也都年紀小，祖父已逾六十，還在幫人經營慈善事業，收入甚微，家

中開一個三家村的豆腐店，沒有資本做其他生意，生活實在難以維持，因為這個緣故，家中的人都切盼着我早日結束學業，去鄉村做一個小學教員，並且給我訂下婚姻，要我早日結婚。但我的志願是要做旅行家，要去旅行世界，對於家庭的負擔，及個人結婚的事，一時當然談不到。爲着我這種態度，曾經引起家人的不快，把預先給我訂的婚姻，改嫁給弟弟。剛好那時廣東革命的空氣瀰漫，因為廣東政府的軍政部有很多同鄉，同學們傳說那裏要招考學生軍，我就首先想去參加，經過很多的奮鬥，及很長時間籌劃旅費，我終於離開家鄉，最初踏上了旅程。

我的家鄉醴陵是個好地方，山很清秀，水也碧綠，幾條溪河匯成一條淥江，自淥江流入湘江。縣中文化發達，物產豐富，每一鄉村都有小學。中等學校，也有兩個。差不多每個孩童，都有書讀，女孩子讀書的也佔多數。民國初年，全縣人口本有七十萬，因為連年天災人禍，人口一天天的減少，其中到外省外縣去當兵從軍的，就有好幾萬。雖然物產方面，有谷、米、茶、油、陶瓷、夏布、鞭炮等，很多的正副生產品。但是人民的生活，仍舊不能維持。在我離開家鄉的前一年，適逢全縣發生旱災，糧食缺乏，很多人向外縣逃荒，也有很多人饑寒貧病，以至死亡的。這也是我們很多青年要成羣結隊跑到廣東去當兵的原因之一。

因爲我已決定在民國十二年的夏末秋初啓行到廣東去。爲着辭別家鄉，也爲着籌措旅費，我費了兩個月時間，奔走各地，很多窮苦的親戚住在山上，我差不多旅行了好幾百里，藉此看看故鄉的山山水水，真是令人留戀不捨，就以我讀書的地方，住了三年的淥江中學來說，風景也是美麗的地方。校址在縣城郊外，面臨淥江環繞，背負西山，環境十分清幽，西山上面，還有一個名勝，爲唐李靖義妻紅拂的墓地。有人在墓地撰送聯語有云

：「紅拂有知應識我，青山何幸此埋香」。此種多情的英雄與美人的戀愛故事，對一般青年男女的影響，非常之大。家鄉很多青年，都是多情之人，或想出外從軍，多少也受一點李靖的暗示，最大的原因，固然還是受了民國初年革命運動萍醴之役的影響。那時醴陵人在外面做革命黨人的不知凡幾。

故鄉的風景，固然令人留戀，鄉親的情誼，尤使人懷念。就是你到外省去當一個士兵吧！不管你地位怎樣低，生活怎樣苦，當你出去或回家的時候，一般親戚朋友，鄰居里舍，都是熱烈的請客，向你祝賀送行與洗塵，這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不常見的，我幾乎吃了好幾十次的送行酒飯，這才從容的離別我可愛的家鄉。

立志從戎前往廣東

過去由於太平天國運動的發展，湖南人起來組織湘軍，才把他平定，當時如曾國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彭玉麟、曾國荃他們那一股讀書人，因看到太平天國的運動，違反了中華民族文化歷史和社會倫理的國情，基於救鄉保家的立場，且激於義憤，才編練湘勇子弟兵，最初爲着自救救鄉，後來才發展爲救國救民。從此以後，湘軍足跡遍全國，西北新疆也成了左宗棠率領湘軍征戰的區域。「無湘不成軍」，竟成爲近數十年來全國軍隊普遍的現象。

在清末革命黨裏，有所謂六君子者，譚嗣同以湖南牛出名，楊度作了一個湖南少年歌，中間有幾句說：「中國若是古希臘，湖南就是斯巴達，中國若爲德意志，湖南即是普魯士」最後兩句結語是：「若要中國亡，除非湖南人死絕」。這種軍國民的精神，這種以天下爲己任的氣概，湖南青年少年對國家民族的義務和責任，是何等重大啊，這不是自尊自大的話，這是中華民族的自強獨立的革命精神。沒有一個湖南的青年少年不

接受這種精神，不受這種精神的感動。我們這一代的湖南青年責任更重。我們就是在這種精神感召之下志願去當兵。跟着先賢的指示，投筆從軍，踏着先烈的血蹟前進革命。我在那時候，也就深深的表示同感，所以決計不顧一切，也不顧家庭，到廣東去當兵。

更有當時我們中學校裏的體育音樂教員，都是退伍軍人，體操完全軍事化，音樂也有很多是軍歌。我現在還記得當時唱歌的一部份。第一個是大將南征歌，似乎是敘述劉伯溫南征的故事，內容如下：

大將南征膽氣豪，腰橫秋水雁翎刀，
風吹駝鼓山河動，電閃旌旗日月高，
第二是戰友歌，我祇記得下面一段：
戰友們！大家齊來，唱個歌你聽：
自古至今，混混沌，與滅無定準。
到於今，二十世紀……

第三是日本軍歌「陽春三月」，大意是：
陽春三月，櫻花爛，記我戰死鬼。
我有寶刀，真利，快活沙場死。
寧敵凱旋，願我哥哥，毋忘祖國魂。

第四個是黃河歌，第五個是遠足歌，一共有十多個歌，都是慷慨激昂，悲壯熱烈。這對於一般青年少年的鼓勵和影響，是相當深刻的。可惜我們今日的學校，甚至軍隊，連這一類的歌都少有了，士氣人心從那裏激發起來呢？我們青年人要到廣東去當兵的熱忱，就是從當時湖南的一般湘軍先賢，革命先烈的示範，社會教育與學校教育培養教導成功的。

長沙親友堅決勸阻

我踏上旅行的途程，立志投筆從戎，離別家鄉以後，首先就坐株萍鐵路火車到了長沙，同行者有七個青年，都是中學的同學。因爲要節省

旅費，我們計劃由長沙到武漢不搭火車，改乘湘江的小火輪船，藉此也可以看看洞庭湖及湘江出口與長江的風景。因為船期要等兩天，我們就到長沙水陸洲及岳麓山去遊玩，我們在那裏玩了一整天，岳麓山的風景很好，比起醴陵的西山，規模氣魄大多了，山上的學校，和許多革命先烈的墓地，都使我們徘徊贊仰不止。

在長沙，我是住在一個親戚的商號裏面，那裏有很多親友，其中有一位是剛從法國勤工儉學回來的，是我的叔祖父，竹林崇魯先生。出乎我的意外，他們都不贊成我去廣東當兵，他們說：「我們同族讀書的人很少，你中學快要畢業了，可以升學，也可以作事，何必要去當兵，而且當兵何必要去廣東……」他們的理由很多，但都不能說服我。我的意思是：「我要升學，並到外國留學，旅行世界，但我家很窮，親友也不能長久相助，當兵不過是起始和過渡，我決不會忘却我的志願，我也不會辜負親友的好意，不過我要自己一個人去努力奮鬥……」別的人沒有話說了，那位崇魯先生却堅決不許我去廣東，並且請人監視我的行動，不許我搭火車或輪船去武漢。他說他負責任幫我升學找事。我對於他阻行的意思，非常感激，但我已下了決心，不能變動。我雖是口頭答應他暫時不去廣東，但暗地裏却已託人把船票買好，等到船要開行前的幾個小時，又託同學把行李帶上船，我在開船前的一小時，就悄悄的搭上輪船。我終於啓行了，從此走上遙遠的征程。

長江萬里由漢至滬

一艘由內江航行的小輪船，差不多走了兩天。我們到了漢口，七個同學一同住在一個小客棧裏。漢口市區比長沙大得多了，我們在那裏逗留了三天，中間曾到武昌黃鶴樓遊玩了一次，其餘的時間，白天閑着看街市，夜晚到新市場，遊樂

場參觀，真是鄉下人進城，樣樣都是新的和好的，處處都是我們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的事物，這就是旅行最大的收穫。

我們對於武昌與漢口的印象很好，我們去過的每一個地方，都捨不得即刻離開，就是多流連一會，也心滿意足。我們不坐車子，到什麼地方，都是走路，當我們看到新市場，和過江輪船人多擁擠的時候，我們幾個人都互相照拂或彼此手拉手，恐怕走散，或找不到路回去。我們在江漢關，沿長江馬路一帶，散步了很久。我們贊歎世界之大，和都市建築的雄偉。我們彼此都欣慰着，覺得不虛此行。

在武漢遊玩了三天，要看的都看過了，因為我們急於想趕赴廣東，生怕就誤了學生軍招考的期限，便天天去打聽船期，希望早一點由漢口前去上海。我們在漢口萍醴公所同鄉那裏認識了一個姓王的軍官，他是不久以前，從廣東回湖南的，最近又要回到廣東去。我們希望他一路照顧我們，他很高興的答應了。於是我們大家都歡天喜地，高興到極點，因為從此我們就不怕別人來欺侮，同時也可減輕我們人地生疏之苦，甚至還可由他的引導，可以多多參觀幾個地方。

招商局有輪船經常在長江行駛，來回漢口和上海，我們搭乘一條名叫江新的輪船，王先生住在頭等，我們搭的三等統艙，百多個人睡在一起，床靠着床，床分上下兩層，我們是夜裏上船，沒有天明，船就離開了武漢。長江兩岸的風景很美麗，我們一路都很快活。

到達上海，住在一個小客棧裏。我們面對着這十里洋場，高大的房子，寬敞的馬路，電車和汽車，與各種各樣的車輛，來來往往，大馬路上，擠滿了人，我們真是驚奇異常，不知道看那一樣好。我有時就在馬路上發呆，車子擁擠的時候，也不知道要如何的走讓，這樣，我們跑了兩天，白天在各大馬路上觀光，晚上還到大世界，那

進門的凸凹大鏡子，照到每一個人，都成了奇形怪像，各個遊戲的場合，樣樣都是新穎，不過，我們一直眼花撩亂，不知所措手足。我們同行的幾位同學，更被那些花枝招展的妓女，左拉右扯，我看到覺得好笑，同時也有點害羞，覺得這成什麼樣子？多麼不好意思呢！

上海固然很好玩，很好看，不過這裏是有錢人的世界，有人取名為「冒險家的樂園」，那是一點也不錯的。同伴的同學們，旅費都很充足，他們都想在上海多玩幾天，預定住一個星期，我又不贊成，但反對也無效。我離開家鄉時，所帶的旅費是銀洋十三元，長沙漢口一路就攔以及船票的費用，到了上海我已經一文不名了。我提議：我不上街去，我代同學們看守行李，請同學們每個人借我一元，作為去廣東的旅費。本來我的打算就這樣，如果同學們不借給我旅費，我計劃找一家商店當學徒，或作工役，等到薪金收入足夠旅費時再去廣州。當時同學們答應了我，就憑着借到的六塊錢，作去廣州的旅費。同學們有幾個在大世界被妓女挪去嫖了的，後來到了廣州，有兩個同學害花柳病，一個傳染了梅毒，幾乎病死了。上海是有錢人的世界，是冒險家的樂園，是罪惡的淵藪，不知有多少青年人被埋葬在這深淵裏啊！

香港小遊廣州之旅

我們搭的航海輪船不很大，那位姓王的軍官，還是同我們一道走，我們坐在三等統艙裏面，空氣不好，見不着太陽，海船比江船的設備差不多。離開上海，就有風波，我們暈船，吃不下飯，於今想起來，對於作嘔的印象，還不能忘記，船到了香港，起卸貨物，上下客人，要停航一天，船在海中拋錨了，一早到埠的，當天半夜才繼續開船。王先生引着我和另外兩個同學，搭着小舢板船，到香港遊覽。

香港比上海好多了，沒有那麼嘈雜，混亂及污穢，城市靠山面海，好像書裏描述的海市蜃樓一樣。我們到了香港，王先生因為早就來過，他也很慷慨，帶着我們遊覽熱鬧的馬路，請我們吃飯，還乘坐了山上電車遊山，特別是黃昏以後，萬家燈火明亮，令人欣喜到無以形容。我們在香港祇停留大半天，沒有到半夜我們就離開上船了。這是我旅行的途中，第一次感覺到非常愉快，美滿的地方。旅行的快樂，不是實地經過的人，是不易感覺到的。尤其是我是那樣年輕，而又沒有金錢，在當時我的內心，真是說不出的高興。我曾經三番五次的道謝帶引我們去不遊香港的王先生，我以後常想念着，我能早日來重遊香港。

一天早晨，船到廣州，我們下了船，寄寓在長堤名叫廣泰來的一家客棧裏。我們大家都高興，好像回到家裏一樣。當時廣州的革命氣象很是興旺。我們一到旅館，就有幾個同鄉來同我們談話，告訴我們領導革命的中國國民黨，就要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了，共產黨也參加國民黨來合作致力革命；軍政部的教導營，尚在招學員，不久就要改為講武學校。同時，國民黨正在準備創辦陸軍軍官學校，到處都是軍隊，和軍人。他們說：我到廣州來了，最好是準備考講武學校或軍官學校，再不然，就先到黃埔教導營當學員，將來一樣有機會可以考軍事學校。我因為到了廣州已經一文莫名，客棧裏住一天要四角錢，我決定要很快到教導營當學員，便馬上請人介紹，幫辦手續。

到廣州的第二天，第一件事就是到黃花崗參觀，向七十二烈士致敬。接着就是遊公園，看馬路，上茶館，然後去拜訪幾個認識的先到同鄉同學。那時候，我們的心情，真個壯懷熱烈，居然能够排除萬難，安全到達廣州，真是幸運。我到了第三天，把入營的手續辦好了，就把少數的衣物，到典押舖裏當了二塊半錢，除開銷客棧的

房飯錢外，祇剩下幾毛錢，我就在那天，一個人搭了一條小火輪拖行的艇子到黃埔參加教導營，當一個二等兵，我懷抱着無窮的希望，計劃着我的前途。由於廣州革命空氣的激勵，雖然我千辛萬苦，長途跋涉，跑到廣州來，祇當一個二等兵，我一時也是心滿意足的。

由黃埔島到北較場

這是民國十二年的秋天，軍政部教導營已成立兩個連，二百多個學員，在黃埔島上訓練着，營長是士官學校出身的廖士翹上校，連長是當時軍政部長程潛的姪子程宣上尉，他精明能幹，是我們的同鄉。同營的醴陵學生，在六十個以上，我們很不寂寞，星期日，我們可在黃埔島上，結隊參觀，珠江裏面的小艇特別多，都是些老太婆或女孩子駕駛。當兵的生活除了每日三操二講，穿着兵的制服，吃着很壞的飯，住着不太好的營房外，每個月的零用錢祇有三元，操練很辛苦，我的身體最初受不了，我因為人矮，沒有步槍高，我在跑步的時候，常常落伍，也常常受責備，過了三個月以後，我才慢慢的習慣起來。

民國十三年二月初，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始招考，我請了假，偷偷的去到廣州，報了一個名，因為正是過陰曆年的時候，船艇都歇業休息，我遲了兩天，才搭營長的小汽艇回到黃埔，連長很生氣，當我剛回營的那天晚上點名，宣佈我是逃兵，本應槍斃，因為營長新到任，又是過年節，暫緩執行，先打一板手，嫌班長打的太輕，他自己親手來打，把我兩隻手都打腫了，我的眼淚，往肚裏流，我雖則十分害怕，但爲着我已另有新的前途和新的計劃，已報名投考陸軍軍官學校，我一切都祇有忍受，我沒有哭出聲來。他更罰我：當天晚上，要把全營的廁所、痰盂，打掃乾淨，弟兄們都同情我，半夜裏偷來幫我的忙，不久都清潔了。第二天連長檢查各地清潔很

高興，本來元旦日我是要受禁足處分的，後來准許下午出外到操場打球，我的運氣不好，把球踢到珠江裏面去了，雖然天氣很冷，連長氣大，要我馬上下水去拾球，幸而我游泳技術很好，不一會把球拾回來了，他罰我跪在操場附近水邊，沒有命令，不許移動，我跪了兩點多鐘，潮水湧來把腳浸濕了，望着珠江流水，眼淚都流乾了，到天黑時候，連長才派班長來，把我叫回去，吃晚飯。這天晚上，我睡不成寐，心想一個中學生，由湖南跑到廣州來當兵，就是這樣完了，真不值得。同我睡在一張毯子的弟兄雷某，既不講衛生，又不洗澡，一身都是蟲子，第二天早晨，我催他起床，才知他已被蟲子咬的患病而死了，死的恐怖，更加增了我的悲傷。後來我想到，一個人的生活，除了日常起居外，對於自己的健康是要時刻加以注意的。

那時黃埔島要讓給中國國民黨創辦陸軍軍官學校，軍政部改辦講武學校，校址設在廣州北較場，教導營學員可以投考，我們很快就搬到北較場去了，我考得很好，初考第一，覆考第二，我被編入講武學校第二隊，學校是草創，房子是臨時搭蓋的高大茅棚，四圍沒有牆，夜裏還要警戒，我是老兵，常常要帶新兵放哨，有時常常一個通宵不睡，這使我非常苦惱，學校的教練很嚴格，監督姓周，教育長李仲堅，學生不許談政治，規定寫信要簡單，祇許寫一二三幾項，還是打罵教育，我很不滿意。我秘密偷着去投考軍官學校，初試考取了，講武學校對於我這種行動很不以為然，我於是準備離開學校，如果不能考取黃埔陸軍軍官學校，我就向華僑接洽賣豬仔的辦法預備到美洲去。我那時打聽到當時廣東有華僑經營賣豬仔的生意，就是由中國販賣人口到美洲去，不要旅費，不要護照，不過到了美國要作勞苦工作而已。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，因為我想去美洲旅行，讀書，看世界的心很切，我既沒有錢，又沒

有親戚朋友的援助，我就想借華僑賣豬仔的方式賣過去。反正我是什麼苦也能忍受，什麼苦工我也能做的。我們中國過去也曾派過一批留法勤工儉學的學生，很可效法，我想到了美洲之後，半工半讀，勞苦節儉，稍假時日，一定可以讀書，並且也可以到各處旅行的。我當時就決定這個主意，已經和一位與華僑有關係的人接洽好，準備等機會由教導營逃跑，就參加賣豬仔的行列一起赴美。後來我在投考軍校的覆試中考取了，我便放棄了這個計劃，託病出外就醫，離開學校。同我考黃埔軍校的一共有四個人，學校都認作是逃兵，下令通緝，我只有逃到虎門，一個同鄉的地方暫時躲避，以待黃埔軍官學校開學。

軍官學校學生生涯

軍官學校的考取名榜是民國十三年三月初揭曉的，開學日期定在五月初間，我在虎門，不能久住，我又回到廣州，同幾個湘軍軍官住在一起，他們每個人每天只有四毛錢伙食，我便暫時給他們作伙伙，我不出伙食錢，一直等到五月四日，我才離開廣州，前往黃埔軍校入學。

黃埔軍校是國民黨創辦的，國民黨總理孫中山先生兼軍校的總理，校長是蔣介石先生，黨代表是廖仲愷先生，政治部主任是戴季陶先生，教授部主任是王柏齡先生，總教官是何應欽先生，總隊長是鄧演達先生，都是國民黨中軍事政治的領導人物，學校裏的教育內容，是以革命精神教育為主要課目，軍事政治教育並重，那時共產黨也派了幾個學生，參加投考受訓。我考黃埔的時候，找不到介紹人，由同鄉介紹一位魯易先生，給我作介紹人，後來才知道他是個共產黨員。

軍官學校從五月五日到六月十五日施行入伍訓練四十天，我是老兵，當然不成問題，學校房屋及設備，都煥然一新，比我在教導營的時候，

不知要好到若干倍。六月十六日正式開學，總理孫中山先生，親來致訓，我們同學對於這種新式的革命軍事教育都非常熱心學習。我們在八月間，都加入了中國國民黨，正式作一個革命軍事幹部，不過當時我們學校的環境很不好，經費也很困難，四圍的假革命軍時時給我們威脅，因此我們一面學習，一面要服戰鬥勤務，隨時準備應付別的軍隊來襲擊黃埔的戰鬥。講革命教育，黃埔是完全成功的：講軍事學術，僅僅八個月的時間，却是非常有限的。

總理兼大元帥的大本營，當時在韶關設了行營，計劃北伐，我們軍官學校第一隊的學生，奉命隨軍在大本營擔任大元帥的警衛。我們駐紮在韶關附近一個山上的臨時營房。總理偕同夫人常來看我們，並且有好幾次親自帶着我們遊山同野外演習，後來又帶着我們遊韶關南邊（三十里）的馬場進去的南華寺，那裏有佛教六祖先師的肉身，我們每一個同學，都歡喜得了不得。雖然山上駐地設備不好，蚊子很多，而且很厲害，勤務也不少，大家都不覺得苦。後來北方政府派了許世英代表到韶關來歡迎總理北上，共商國是，北伐軍事暫告停止，我們就調回黃埔，繼續學習。我因為不服韶關的水土，蚊子咬得很凶，一回黃埔，就生瘧疾，痢疾，病了一個多月，幾乎死了。畢業時的大演習，都沒有參加，但學校准許我一道畢業，我那時的愉快真是無法形容。我私自慶幸，我作旅行家的志願，會因參加革命軍的工作，而得到莫大的進展。

少尉排長走上征途

因為黃埔軍校編練的革命軍，最初只有教導第一第二兩個團，容納不了第一期畢業的將近五百個的初級軍官，除了一部份擔任連排長、參謀、副官、特務長、黨代表與政工人員外，大部份都是任軍需、軍械、文書上士或見習官，每月待

遇十八元毫洋，我最初被派到本校第二期工兵隊任見習官，繼續砲兵隊，又調步兵第六隊，這隊學生是講武學校併來，旋改為第一期，隨軍出發東征，經過淡水戰役，才分發軍中服務。此後，我才正式調充教導第二團第七連第二排的少尉排長，隨同部隊走上革命軍第一次東征的征途。

叛逆陳炯明的軍隊，轄林虎洪兆麟兩部，洪部經淡水激戰，被教導團打得落花流水，不敢再來抵抗，並且逃得很快。我們這一團軍隊奉命追擊，追了一個星期，總追不着敵人，躍躍欲試的心情，不得一試，很是難過，我們好像旅次行軍一樣。東江的老百姓，都箝食壺漿，夾道歡迎我們革命軍。我們快要追到潮州汕頭了，林虎的主力，才從我們的後方打過來。三月十四日棉湖一戰，激烈萬分，敵軍比我們多三倍以上的兵力。校長蔣先生，與第一團團長何應欽先生，皆指揮若定，身先士卒，終於把敵人擊潰了。林虎從此一蹶不振，革命軍連夜追擊，直抵五華與寧，苦戰三日，林虎慘敗到落荒而逃。我在這次攻城戰役，進到城垣時受傷，全排弟兄二十八人，祇有四個人沒有受傷，這時每一個官兵，都是熱血沸騰，兩天沒有睡覺，也沒有吃飯，戰鬥的英勇，實為革命戰史上不可多得的。後來陳炯明在香港，批評我們黃埔的革命軍，不是打仗，而是打血。這種前仆後繼，視死如歸，向着最危險的道路，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的大無畏的犧牲精神，就是黃埔精神，如果中國革命最後要成功，就一定要發揚黃埔精神。

帶着創傷回到家鄉

東征已經全部得到勝利，大約是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，我們在興寧城內，由蔣校長領導，舉行了一個盛大的追悼總理逝世大會。總理是同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的，因為東征戰爭正在緊急決戰的時候，所以沒有早日發喪，託庇

總理在天之靈，我們第一次把叛逆陳炯明打敗了，革命軍及其精神已經建立，我們對得住總理。由於前方沒有好的醫院設備，追悼會以後，我們受傷的軍官，都搭木船，沿韓江經過梅縣、潮州，送到汕頭的醫院醫治。

我與好幾十個受傷的同學軍官，住在汕頭的博愛醫院養傷，各級長官及老百姓，不斷的來慰問，犒勞我們。校長蔣先生，也親來看視我們，頒發了很多慰勞金。我的傷並不十分重，但痔瘡病很重，醫生給我一併治療。因為身體根本不好，兩個多月的戰場生活，更加使得我疲乏，消瘦不堪，在院醫治一個多月，我非常想念家人。我得到醫院的許可，也得到部隊的准假，帶着瘡傷，帶着醫治的藥，離開了汕頭，一個人又經過上海、漢口、武昌、長沙，回到醴陵家中，因為有病，加以旅費也不多，沿途沒有停留，經過十天的時間，就完成這次旅行了。我對這次旅行，除心急想家，希望快到家鄉外，沒有別的印象。

在外面受盡磨折苦楚，回到家鄉，內心愉快，是超過一切的。我祇請准兩個月的病假，我希望夏季沒有完以前，仍舊回廣東去服務。不到兩年的時間，居然我由當兵而考進黃埔軍官學校，並且作了排長，即使沒有發財，不能養家，而且受了傷，身體弱病，但親戚朋友都是熱烈歡迎的。在家中過了半個月，傷病一天的沈重，飲食進得很少，消瘦到祇是一層皮與骨頭，一切的醫藥，都無效用。但我們家裏因此就提議給我結婚，一則可以醫病，一則祖父母同父母親，也想早生兒孫。我最初不贊成，因為離開汕頭醫院的時候，醫生對我說過，受過傷的人，一年不能接近女色，勸我不要過早結婚。但我是一個早熟的孩子，我曾經有過三次的初戀，都因我要做軍人沒有成功，現在已經二十歲了，我內心也想早日結婚，由於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我終同李白堅女士結婚了，離則過去我們既沒有戀愛，又無一

面之緣，但我也很滿意，因為她也是一個可愛的小學生。不過結婚之後三天，醫生的話應驗了，我的病更轉深重，幾乎成了精神病，昏迷地足足睡了十二天。在這十二天中，我做了一個漫長的連續幾十年的旅行生活的夢，在夢中，除了有一段好像在小說裏如封神榜，西遊記，薛仁貴征東，薛丁山征西，那一類神話式的演進外，我夢着我過旅行家的生活遊歷全國以至世界各國，今天在這裏明天到那裏，在這裏成家，造房子，住不上兩三年，又搬家，而且搬遷得很遠。我夢見到了俄國，也到了歐洲同美洲。簡直是與日常生活一樣，夢完了，醒了，病也漸漸好了。這是我作一個旅行家不能早日實現，就在夢寐中實現的一個有趣的值得研究的故事。由於我的父親——偉大的宗教家，他的精神感召，終於把我的病醫治好了。再過了一個多月，雖則身體沒有完全復原，但因假期已快滿了，我決定還是準備早日回到廣東。剛好校長蔣先生寄來了三十元錢的旅費，我就是這樣去匆匆，又走上了旅途。

再由湖南前往廣州

這回由湖南去廣州，我不走水陸，同行有六個人，其中有我的弟弟，還有四個青年，都是準備到廣東去當兵的。我們帶的行李很少，由醴陵坐火車到衡陽，從衡陽起改為步行，我們經過耒陽、郴州、資興、宜章、坪石、樂昌、五六個縣城同市鎮，大家都是好玩，彷彿同遠足旅行一樣的前進着。我的身體，倒因為這樣旅行，而漸漸恢復了健康。我們平均一天走六十里，不到十天，我們就到了廣東韶關。那裏是我去年遊過的地方，我們玩了兩天，就改乘火車抵達廣州。

廣州的情形，比過去進步得很快，由於革命軍東征的勝利，和國民黨改組以後，軍事政治的發展，新的希望，新的前途，新的精神，新的行動，到處都可以感覺到。廣州的市面，日趨繁榮

熱鬧。全國青年「要革命到黃埔」的口號和呼聲，隨處都可以聽到。我這時的快樂，自在意中。我覺得作一個黃埔學生和一個革命的下級軍官很是光榮，很有前程，雖然我到外國留學，旅行世界的心願，一天也沒有放棄，甚至認為我這樣幹下去，我的理想和願望，遲早總有一天會實現的。

我與弟弟，和幾位青年，走到廣州近郊各地，看看我當兵時的營房，以及廣州第一公園的大榕樹，還有海珠長堤一帶的水面，船家生活，並且看了大新公司屋頂花園的遊樂場之後，我分別介紹他們當兵當學兵，等他們都入了營，安頓好了，我才去黃埔到軍官學校報到。學校分派我到本校第三期學生第三大隊第八中隊任中尉區隊長，隊長馮劍飛，是我同期同隊的同學，我是第二區隊長，第一區隊長黃維，第三區隊長陳德法，也都是同學，我們在一塊，好像兄弟一樣，共同工作，共同學習，教學相長，大家生活也打成一片。這時在廣州，在黃埔，在黨內，在軍中，正鬧派別，共產黨的外圍組織青年軍人聯合會，同國民黨的外圍組織孫文主義學會，還有其他什麼左派，右派，西山會議派等等，彼此明爭暗鬥的很厲害。共產黨的挑撥離間，分化宣傳，尤其無孔不入，我們相約一概不管，也不輕易參加任何組織，祇作一個很純粹的國民黨員和革命軍官，努力我們本身的職務，盡忠我們的職守。不過我的內心裏，却覺得政治重於軍事，國民黨有了黃埔軍校和革命軍的基礎，在軍事方面，不怕失敗，但在思想方面，政治方面，如果不加重視，我們革命的前途，定將遇到很多意外的挫折與打擊。因此，當時我很想離開軍事工作，改學政治，希望在政治上為黨國出力報效。